



蕪魏公文集卷六十一

墓誌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李公墓誌銘

戊子湖州陸

少府監致仕王君墓誌銘

捐送國子監

朝請郎辛君墓誌銘

之書置臧南學

朝請郎李君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李公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濮陽李公公儀年八十四以元祐四

陸心源藏

年十一月某甲子考終于濟南郡退居之私第終以
正也以紹聖二年二月某甲子返葬于濮州鄆城縣
遺直鄉栖鳧里塋從先也前期嗣子駕部員外郎孝
純以季弟家直君承之所序狀走書南徐請銘以識
其壙予惟先世並游之舊甘泉堂僚之契紀其功伐
書于樂石云公儀諱肅之公儀字也贈太尉諱遜之
子贈中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蔡國公諱護之孫贈太
師中書令諱令珣之曾孫天聖中以世父故相文定
公乾元節推恩奏補將作監主簿初命監大名府軍

資庫年少氣勁早有才譽大河溢張家口府命督修
冠氏縣堤芟薪出納之事畚築力役之改晨夕親臨
如期而功就冠氏民數千詣府請為縣宰府上其事
朝旨如請既蒞職視民所先急者宿寇根據鄉疇人
不安其居乃案令使鄉村置鼓盃發擊之遠近聞聲
而畢應民既知教因親臨試鼓鳴而保伍廣至自是
盜為哀息都轉運使李公紘奏為御河催綱景祐二
年河決橫隴又奏巡護金隄滿歲無溢鬻之患擢通
判德州改澶州慶曆二年契丹遣耶律仁先劉六符

馳礼赴闕將過郡而病譙楯頽缺即謀于郡守曰吾
州宣景德初奎輿警虜之地今泛使來而城壘若是
萬一朝廷有問則土木暴興其擾甚矣惟先事為備
可以寬責于是料工度材增罅補漏成屋千區已而
果有中人銜命檢視指頽徙置不日而棚樓一新使
者驚異時我先人自禁林貳樞副任公出使修建北
京往復城中目其治迹歸言于上擢知德州未幾以
施黔中首田忠霸寇邊被透提点夔州路刑獄公事
到部徑趨紫喻諸吏以威信衆遂伏竄至書褒其勞

就移提点開封府界縣鎮公事賜五品服出知沂州
人常若沂水敗橋水涸修復之患乃詢于衆咸曰
家戶輸財無有寧歲于是教為輿梁使可徹置植堅
木為杠橫巨材為棟夏秋撤去至冬復白暫勞永逸
衆以為若是便于今不廢河北歲歉流殍至郡視其
強壯者募為兵羸不任者舖以庾粟抵春遣還兩得
其所歷深灘二郡徃湖荆南路提点刑獄皇祐三年
廣源儂智高犯邕管侵掠十餘州朝廷至大遣臣經
制湖湘密迓賊境使者實任其責于是親督諸郡兵

往禦其衝廣東蔣偕王正倫追賊湖嶺間失利又率
兵丁往收其餘燼招輯散亡躡跡討襲過臨賀賊遂
引去一境帖然經制使狄青孫沔言狀朝廷第賞特
轉尚書主客員外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辰陽彭仕義
之叛被詔親行安置乃盡攻取策授郡將宋守信進
兵窮討徑山岷篁竹之嶮兵不得前又為之募敢勇
士為鄉道直抵溪州破蕩其巢穴賊平以太夫人高
年求鄉郡自齊易海就遷江東轉運使徙兩浙時以
浙河水災籍諸州役兵疏濬堤堰不勞民力而蘇秀

之患除移成都路改河北賜三品服遷江淮蕪運使
是時方治汴堤創木岸以束湍流久之未就特旨召
赴相府參議于是有都大提舉陝河之命既而提岸
卒成以親喪去職服竟由三司勾院進度支副使厚
陵之役百費所出皆先期應辦公私無擾除將作監
再領發運使因對 神宗皇帝問西夏諒祚犯大順
城事敷奏合旨翌日拜諫議大夫知慶州既至治戎
政嚴攻守之具將佐稟命常若寇至虜聞聲而戢數
月移瀛州熙寧元年河北大水地震數州累日不止

城壘廐庫公解民廬摧陷幾遍乃躬冒泥潦中指喻僚屬為之區粟倉庾粟麥暴露者則結草為圍圍而以儲積之沾漬者出以賑流冗編戶之無蓋藏者為芟舍以居露之公于亦如其制又嚴盜賊之禁下令民敢有乘災剽攘一切以軍法從事後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捕斬以徇人遂安息上聞其措置有緒特遣中使勞問賜茶藥以示優卹踰年拜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出知定州召還權三司使司事出知永興軍換貴州改齊州提舉南京鴻慶宮三命皆自請也

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判將作監元豐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占謝日上謂之曰鄆介濮齊之間在卿為便矣州自曹村決口之後積水為患甫下車為之相土高下創築長堤請民丁萬人予朝一月而成水患遂除四年告老優詔提舉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遂居濟南七年致為政而歸退休六年而精力果健每歲時節序率子侄輩往濮上祀先壠合族以食忻然步趨笑語少年不若也早通竺乾之教持心行已表無隱情常曰吾無他長惟至誠待物而已故

其啓手足之日疾無甚苦忽語諸子曰人生一夢耳
寂尔順化岂其生也操行純固故其往也若有歸焉
夫人宋氏前十一年卒于京師追封延安郡夫人子
六男子長即駕部君也次日孝謹通直郎孝愿宣義
郎皆先亡孝錫通直郎孝益宣德郎孝常承事郎五
女子孟季皆出家為尼曰智滿號明覺大師曰慈妙
悟真大師三壻大理寺丞韓鎮國子博士張照宣義
郎王仲康孫男二十三人仇宣義郎傳僅仔侍倚皆
仕銓選為州縣掾佐曾孫二十二人公儀性明達周

知世務而于吏事尤為精密敏而能斷主于寬平不
戾文法其治郡也不為條教事至而應初涖東海牒
訴滿庭下獨于稠人中指一叛卒訊曰若非前九年
沂州犯盜而亡者今尚不悛耶卒寘於法聞者畏惕
其奉使也務舉大体不以小容為明未嘗以細故案
吏吏服其公其立朝也直以奉上勤于濟務尹京主
計不累月以治最聞凡七領州節皆近于鄉隣而濟
南三至兩為提点刑獄五為轉運使而成都以親年
免行制溪蛮禦邕寇績效尤顯六領方面坐兼一路

安撫使而慶州又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高陽捍
患之政至今人猶能道其事兩為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皆以疾辭府省特恩授之再至又兼羣牧使判三
班其別使則体量陳亳水灾相度張馬糾門分緡都
城水患護魏王塋事賀大遼生辰皆稱所職出入中
外六十餘年自九品至三品更十六官用歲月轉者
少由功最迂者多兩拜內閣所莅寔跡可紀而無悔
尤晚歲以學士歸老里第逢辰錫福既貴而壽且康
善始令終仕宦如公儀者幾希矣少有至行年十四

時從文定公南遷衡陽至復相不離左右公薨又請
沂州以奉襄事在德州聞先公訃即時徒跣赴殯居
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曹河流壞先壠躬
募鄉民負土增葺季君密直君生數月而孤親為鞠
育誨導以至大成密直君嘗曰承之奉兄如父兄之
視我如子因省兄陳宙過都 神宗特召見勞問面
諭曰卿家可謂一門忠孝其天平除書有父子忠孝
兄弟顯人之語當時賢公名卿多以端方目之王沂
公呂許公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最為知己冠氏則

沂公之薦夔路許公祁公所引用木汴則魏公委擇
其為君相祿奉如此李氏世占濮上為東州望族自
文定公薨未數年而公儀兄弟以才名相繼登朝元
昆東之太子少保仲兄徽之正議大夫亞弟及之通
議大夫立之中散大夫並以年德致仕而終季弟密
直君與公儀同時為季士今子係踐省寺使一道者
又數人諸孫及曾仕與未仕四十餘人克紹家訓有
後之澤其可量予予治平初為度支判官與公儀同
曹共事相好尤篤追紀平昔愴然于懷系之以銘言

不逮意銘曰

伯陽苗裔飛將來雲山東著姓濮水名門相有遺直
慶貽後昆弟兄鳴玉子姪輜軒藩朝互陟霄岵齊騫
倚欵內閣克承世芬聲馳初仕惠布黎元公卿交荐
州使宣勤梁沂罷斂木坂通堙上嘉乃績詔錫褒言
尹京主計制閫藩軍中外更踐寇數便蕃再留持橐
懇巧卿粉玉符琳館汶水仙源遂遠印紱退老邱園
公生鼎甲仕邁華勳壽弥七紀家有曾孫歸全新第
返墓先原始亨終吉本固枝繁垂於永久考以斯文

少府監致仕王君墓誌銘

由京師舟行東南五百里而近郡曰汝陰地瀕淮潁
厥土良沃水泉魚稻之美甲于近甸言卜居者莫不
先之故自慶曆以來賢士大夫往、經營其處以為
閒燕之地嘉祐中予忝麾守時長樂王深甫從閩籍
占著郡內未幾潁川卒成之罷郡鄂渚過境留居而
同郡王君隱甫來自壽陽治第中郭常與二人者游
皆以僑寄遂為鄉黨隣里焉深甫予友也成之亦予
從外舅在郡過以數數因而接君甚款每燕游造適

而三君未嘗不同之既而成之調官而還未遑卜築
君獨遺遠宦情樂此勝概後雖腰郡章臨九江遠去
數千里而心未嘗忘之其滿秩也年方六十六矣去
而謂人曰吾里有第鄉有田而子有祿可以休矣遂
上書請老朝廷又官其一子以寵其歸因定居焉遂
巡鄉閭術、自適而論者亦稱其勇退為得計後三
年六十九考終于新第克塋于汝陰縣旌義鄉新安
原又十二年以夫人張氏之柩合祔焉後吉卜也君
諱山民隱甫字也其先臨汾人曾祖夢徵贈太子太

保祖嗣宗左屯衛上將軍致仕贈太師謚曰景莊父
九齡感德軍節度推官累贈尚書工部侍郎妣溫氏
追封仙遊郡太君太師在 祖宗朝以文學登以甲
科以才謀致台輔藹然聲譽見于時一捐館許田就
墓其邑子孫復為長社人君用祖蔭祥符中補將作
監主簿其後通閏籍服五品進陞卿寺出典州郡紫
衣金章爛如也其為人謹介自持不撓非法在家無
子弟之過居官為必職吏始監荆南越州江陰軍酒
稅擢知溫州永嘉縣歲餘徙知賓州通判壽安泉安

四州寂後知江州凡遷秩十有五等而位正監歷官
十改所至雖無赫々祿而課局有羨吏治無廢不為
矯激之行以取當塗之知然仕宦凡五十年未嘗絀
于吏議在賓州時年尚少已能修奉政令谿洞獠蠻
聞其風無敢犯境遭歲大穰郡素不儲穀價猥賤
君白外臺發庫錢廣平糶以紓民勞俄而歐希範寇
宜州官兵進討軍須轉餉卒賴賓廩以濟部刺史上
其狀于朝法當遷秩有司以不滿數旬而格其議君
獨無一言以稱伐六安芍陂隄壞久不治君議調夫

繕完躬自董役既成而歲大旱民獲其利為多凡此
足以見其不苟簡于職事不汲于進取他可知已
始娶某郡孫氏封永康縣君早亡張夫人繼室也工
部侍郎正倫之孫女封京兆郡君柔訓靜專能盡婦
道家庭雍、而無間言子男七人曰浹通直郎河北
轉司運管勾文字曰濬巴州司理叅軍曰泳未仕渥
開州萬歲尉漸承奉郎監開封府襄邑縣倉草場沂
華州浦城縣丞濤湘州司理叅軍女二人長適鎮安
軍節度推官監解州解縣鹽池某次適宣德郎曾孝
廣孫十五人初君終于熙寧四年夏四月庚辰塋以
其年十月甲子合祔前期一日浹等泣訴于予曰昔
我曾大父太師景莊公之勲爵行義應謚于朝公為
奉常宴由一言以定其謚而声光煒、垂榮至今惟
皇考大監仕歷四朝代閱無玷而退默自守不求顯
聞故當時公卿無深知者公昔守潁嘗蒙顧遇不朽
之事敢復干一言以傳取于後其壻孝廣又從為之
請予惟平日之雅固不忘也又嘉君有子能顯揚先
人之善而其所稱述皆予昔之見聞也故得以詳載

之夫恬于仕進者官不漸達要之適志意而已祿不
漸侈要之代勞力而已名譽不漸顯聞要之遠羞污
而已若君者智能遠害而殆于趨時力可任事而勇
于知退方其未衰休、焉以歸籍素資以享晏安之
樂願其所得豈不多乎孔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
亦在其中矣其少府君之謂乎銘曰

王出汾陽系于通祖太師始大遂廷舊許宜尔子孫
或榮或冢少府來賴樂彼風土卒墓其地在淮之許
後十二年夫人始祔卜人曰吉利其後嗣太師立朝

功崇奢著少府恂、與物無忤夫人成家允矣健婦
積善相承後昆是裕如卜者言當享榮祚

朝請君辛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 仁宗謂輔臣曰科舉取人拘以條式敦
朴有道之士或至棄遺是豈朝廷求才之意耶乃詔
諸路州郡訪求遺逸敦遣詣闕試而官之時故相右
僕射兼侍中判許州賈文元公洎京西轉運使提點
刑獄凡五章列上長社進士辛君靡化光文執節行
鄉里推服名試西樞中選者十八人化光在第四特

賜進士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河中府永樂縣當時議者咸謂聖主崇獎儒行恩及草澤矣曠世未行之事翰林尚書宋景文公遺奏以為取士不刊之法其為天下稱贊也如此化光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光祿大夫諱有孚之子駕部郎中檢校太府少卿致仕贈戶部尚書諱若冲之孫故叅知政事太子太傅致仕贈中書令諱仲甫之曾孫曾出隴西金城之世自汾州西河縣再徙潁州今為潁昌府長社縣人化光少以名家子向學勤刻綜貫書傳與士大夫游當時

賢公名卿至許者莫不推挹以為遠器累奔進士不偶既壯矣自謂命之奇隻不可強進杜門養志幾十年而從聘命治平元年英宗皇帝立諸王宮大小孝遜儒素之官為教授受使以經義訓宗子化光自永樂名為韓王冀王宮小學教授嘗以謂貴游子弟以諸生法約束之則惴惴而難入故謂之別立貴程日誦若干言書若干問則大集講解所誦書習為文詞庶幾漸靡成性若自然耳于是宗子以其規矩簡而易行莫不悅從未數年而學益進能循禮法不為

非義繫善誘之益也以歲勞遷大理寺丞仍白任凡六年求外補益差通判火山軍故相韓康節公与化光鄉友也帥并門鎮武定皆奏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官制行換朝奉郎府罷還審官格以常遷王官洎機宜雖積十年四任而未嘗寔厯令宰不得升秩復當領邑会机宜罷舉取嘗為此官者為首遷化光忻然不恤復領真定又二年仍未外任由是朝廷知其才久滯常調用為光祿寺丞遷太常博士逾年遷為王府記室叅軍再轉朝請

郎化光為人外温和而内勁正與人共事推誠相親議論有不合但不言雖不從未嘗变色後或議奪而氣益恐作自以為事勝而怨增生非孤拙所宜也故在王宮及国邸二王多詢其故事特加禮敬盡得内外之歡心其去也從學者至涕泣流連不已雖給使皂隸輩亦過之以礼未嘗惰忽其周旋于事皆此類也在帥府雖边書叢委皆悉力裁處動中机会帥長賴之以厭折多矣天性孝義愛親戚辛大族也昆弟皆喪逝而貧居食口益衆化光月給以俸錢僅二十

予此外有婚喪又輟財以周急內外屬之居京者過四時節序餽食之飲未嘗絕之死之日家徒四壁族人住俸失所者七八家平生無他嗜好獨喜賓客善設諧至于歌嘯終日不倦罄家之有無以供饌具故士大夫無不與之交好者平居康健未嘗有疾一旦暴得復瘍漸不能興伏枕月餘而卒時元祐四年七月一日也交親聞訃無不嗟戚而痛善人之云亡也予與戶部侍郎韓公持正給事中趙公無愧往撫其櫬慟哭相吊右丞相范公堯夫尤深惻恨不得臨其

喪日遣親賓往問其喪事周恤尤厚嗣子公琬素承清白之訓家無一簪之費奉喪難苦予之息喜化光甥也使往幹助得以盡禮以其月二十八日舉櫬遂陽翟以某月某日葬于三封山某穴後先某官穴之左夫人王氏某官之女矣淑善治家前三年某月卒先祔大墓自夫人之歿化光自以室無主饋忽不遑蓋平居奉親戚待賓客所以周旋無間皆內助致然故也一子即公琬以致仕恩補太廟齋郎二女長適臨潁宿壽昌亦其甥也次幼在室予与化光友且

親道術相忘中無間然每盃酒意適則歌呼縱放至
忘形骸稍隔濶則以為不足及病且亡予為之慘
者累數月不能已益念相知之難得也其墓也公琬
請文以誌其壙遂為之銘曰

辛系隴西金城著姓中從河汾數世不競流光自遠
是生中令佐佑神功入預大政歸老潁川厥居以定
子孫蟬聯衣冠益盛化光特起出駕封軹一命宰邑
掌民徭宗藩典教邊城贊條五叅帥幕逡巡不超太
常光祿預議中朝上遙耆老典記王僚博識多聞納

言敏行善與人交久而益敬或出或處安之若命胡
不永年遽至大病歿有遺恩墓從先正既安故邱復
貽後慶

朝請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請郎致仕護軍賜緋魚袋李君諱况字希荀泰州
海陵人予仲妹壻也曾祖祥祖載家世力農自業不
求聞達鄉閭有長者稱考容少以豪義自奮起家為
三班官非其志也乃還鄉教二子以學問為求良師
友躬自課厲以至成就使舉進士相繼取科級仕歷

州郡卒用其升朝恩累贈正議大夫配朱氏追封同
安郡君長子曰洙累官朝奉大夫次即希荀也大夫
宰邑典州治有異等其為政簡而明遇事乃斷不預
為條教故吏不能送其意以用事姦蠹以此亦自息
予治平中為淮南轉運嘗荐其高郵景狀後得官多
遠僻未及為朝廷任用而卒希荀治行大抵相近蓋
昆弟講學有源故政事皆不撓也始予妹適宋氏未
久而寡子幼未有所從有言希荀家行慈睦可託遂
以歸之希荀視宋之子猶子也恩勤鞠育若出天性
然加之以矜憐惻怛及長成為之冠婚如礼卒使宋
孤視已猶父無間然人以為難也咸謂推是心以施
于有政則老安撫弱風化末俗易也希荀質性淑
茂襟量夷坦與人交盡誠無隱言談洞見底裏于親
白間雖狎侮造次不失謙恭急人之病甚于切已當
官勇于敢為用法主平恕而未嘗失有罪持議不阿
優柔盡理或所見異同至于辨爭而同僚不以為忤
蓋知其誠意非他也初為真湖二州掾端太平二郡
從事時年尚少持文法報期會久更事變不能過也

州委案蕪湖縣遺火事迺起曰烟燎無後來慈
衆救撤炊焰連日不息此天災也豈人力可禦乎于
是為之辨明白州使官吏得免後坐用荐奉格改秘
書省著作佐郎四歲進本省承知潭州湘潭縣就徙
通判衡州每病衡守疾惡太過徒隸為引視民有犯
已決猶留州役即有代乃釋為引瘡病律白守罷之
也成禁卒賊教有罪不殊吏以成兵功惡當軍法徒
事詆曰州縣接甕境其實內地卒非行軍猶在營也
自宜處以常法衆不能奪元豐官制行由太常博士

換承議郎三轉至朝請歷通判太平秀州有故人于
為嘉興主簿暴卒知其貧不能奉喪為已出俸賙之
遂得還葬未幾同提舉三門輦運以廣濟十軍歲挽
漕舟最号重役至冬當休而白波常託河隄備虞及
期不遣斃于凍餒者十六七于是為坐放凍令籤白
波放還得稍憩泊外臺計省交上其勞朝廷稍欲試
用遂知海州未行以疾請納祿守本官致仕詔下一
日而終于河清之官舍時元祐五年十二月某甲子
日享年六十二希荀自解巾褐訖啓手足凡四十二

年歷十一官九更事任並以資履叙進未嘗干功賞
俸超擢所至皆有善課而無毫毛過失不與物競而
職事办年雖未壽而克保終吉豈積厚所來者遠耶
至今淮甸士大夫語人物者猶稱二李而云樂善好
義布荀又過之可謂善人君子也初娶譙郡曹氏封
某縣君繼以予妹封海陵縣君一子曰峒用致政補
太廟齋郎今為泗州臨淮主簿四女三適人一早卒
長壻蘄州判官章觀次進士郭景亮次宣德郎陳師
常一孫尚幼李氏居海陵世數遠矣死皆葬焉而城

郭福隘歲久居者益衆瀕海島鹵薄而葬者又少岡
陵吉壤希荀既仕官數歸患其然往來吳中樂京口
土風且密迩海陵盖有意居且葬也未及而卒峒探
其遺志遂謀葬丹徒筮縣之大慈鄉道仙灣西山之
原吉以紹聖元年二月己未厝柩于幽堂事已奉母
氏葺居郡城遂著籍焉一日峒號泣謁予曰先人行
義德業早蒙重援今去泰從潤當有文以誌所遷之
由非吾舅莫得其詳予知希荀者也平居愛其善論
議有推已及物之志亦欲乘時施為然安恬自信不

汲：予引取昔嘗與故相蔡公共事相期久遠情好
尤篤蔡公秉政數招延勞苦勤厚布荀對之但問無
他道白故笑語如平生無一語及榮利蔡公亦志其
雅志終不及引用而去其所以仕不至顯大者未必
不由此也可無述焉銘曰

君子寬恭信敏而惠悃幅無華古之良吏孰克有之
可以言治我党荀也其庶乎是侃々惟荀氣充貌溫
有容雅度可復誠言在割能繼靡怨惟息渾純篤厚
孰見涯根江淮濯纓王畿結綬鴻干始漸驥路俄驟

出將漕最擢分符守資適逢時假年弗究厥生海瀕
其復河津孤惇負樞卜窳京原民懷遺愛士想清芬
德必有後其在嗣人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二
墓誌

叔父尉衛寺丞景陵府君墓誌銘

長太郡太君高氏墓誌銘

萬壽縣令張君夫人蘇氏墓誌銘

彭城縣君彭氏墓誌銘

仁壽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福清陳氏墓誌銘

叔父尉衛寺丞景陵府君墓誌銘

叔父諱繹字謀甫謹案家譜蘇氏自唐許文正公瓌
至叔父凡三徙籍今為安州景陵人許公之曾孫曰
奕元和中終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固始光州之四
世孫贈隰州刺史諱益自固始從王潮入閩又為泉
州同安人寔生我高祖屯衛府君諱光誨國朝太平
興國初從泉帥陳洪進入覲以前漳州刺史拜左監
門衛將軍生祭酒府君諱祐畜歷漳州司馬祭酒生
復州府君諱仲曷舉吳良擢進士第逾月覆落換三
班官歷閣門祇候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北兩路

刑獄知宜卽復三州復州生七十叔父次第五問中
號七君少力學有家法年十七從進士以病臂不克
赴試遂棄詞業專精文史陰陽星曆占筮術百家之
言靡不精造喜推考人生年月日時以五行星數叅
驗休咎合若符要又學道家養生吐納禪宗止觀傳
心之說因侍官景陵在郡服先府君喪遂占數焉方
是時我先人在翰林乾元誕節泊南郊禮成皆得推
恩子弟數欲荐仕叔父辭以病廢無妨他子弟之宜
荐者先人善之遂任幼弟縱及其子顛皆為京司官

自是牀父不復有榮進意結宇近郭闢為賓館躬殖
才產才取贍足日與鄉人為飲食宴樂之好凡賓客
過從無問高下色目一接之以禮至于館餼祖行亦
不以菲糜間則設道真咀禪味考運命閱骨相人有
咨訪皆盡誠為之評析一經其品目後志如言于是
要途要官使車過客郡者必造其門若令門下章公
子厚樞密安公厚卿危菴閣王公勝之皆嘗因使咨
訪期以遠到諸公至今稱道不已士論莫不伏其鑒
裁也年少時尤好黃白点化之術一日有道人過之

云我蜀人也今老矣願有秘訣欲求人而授之得其
人則我將逝矣因命取水銀一盃坐間銷為白金升
父驚異而未敢遽問姑田寘于客館其夕道人奄化
遂貨其所銷白金為之具衾槨買地以葬其資費適
取足焉因歎曰茲事信亦命乎吾平生接方士多矣
無不懇祈而力為之每慮未及其術今遇異人求我
而我不懇其心豈其是道人先知數盡假手于我以
送終乎而吾不得受其術是命不偶也何必復勞心
乎遂搜索故所蓄方葯盡焚弃之終老不復語黃冶

事聞者嘆其信道篤而知命深也治平中以顛陞朝籍恩地苦一日嬰小疾遽令各諸子及外姻之在遠者俄而畢集即語以後事翌日書禪偈一闕捨筆而逝時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孀氏劉温州平陽縣主簿諱半千之女平陽早有時譽先祖同舉直言被召至闕下會罷六科從進士一命而終孀氏柔婉和惠善處家事方叔父間居延賓客飲食歡酣夜以繼日如是數十年而中饋未嘗少乏交親稱其賢明前一歲捐室三子長曰頴季曰頴皆舉進

士仲即顛也博學有文詞官至殿中丞歷監官局三司主簿知汝州葉縣所至有治迹公卿多器其才能方見任用以二親連喪不勝毀瘠逾月而卒一女適承議郎太僕寺主簿張承嗣頴力舉襄事以元豐七年某月某日奉二親塋于某縣某鄉某里而顛附于某方從先志也某自總角即從叔父之教告在子姪行待遇特異自聞喪訃以官守道遠不得哭于靈帷固已痛恨矣今先遠有日又不得挽柩執紼以盡哀情其愴慟奈何竊惟叔父以文學遭聖世而曾不

得一試有司以高行聞當時而又不得一達朝廷終
以末疾自弃卷懷不用是可惋也然端居里閭間燕
自適康寧壽考終其天年頽其所得亦不為少矣若
考其所履則在困而安能任命也居道不晦善處窮
也清高博識似司馬季主嚴君平而心無遠莫不厭
遠于塵俗放達文雅似劉伯倫陶靖節而躬蹈規矩
不輕傲于軒冕蓋清機遠覽俛仰隨時得君子出處
之宜達天命中和之理宜乎為宗族之矜式而士大
夫所以推挹也諸弟以某周知宗事請文誌壙某雖

粗記緒餘而識致不敏安得發明叔父高遠之趣姑
彷彿其言行載之于銘銘曰

古之君子隱居求志山林朝廷出處一致或止或行
與時偕逝囿于物者反為物累惟我叔父行完道備
學通精稜性資恬智初遊詞場豈不欲仕遇困而休
非為傲世卜居江湖棄遺勢別利造適交親笑語道
執尊酒不空清言有味士聞其風不遠而至子將人
倫景純占筮託意寓言聊以卒歲復魄沔陽流光漢
澁投子勒銘以告來裔

長安郡太氏高氏墓誌銘

鬱林太守朝請郎陳君將以元豐八年十一月甲子
葬其先太夫人長安郡太君高氏于潤州丹徒縣白
菟山之某原前期琢石以屬其甥蘇某為銘且志其
卜遷之所由云惟陳氏世居泉南歿則葬其邑至朝
請君昆弟少仕官奉夫人居江淮者三十年不復南
歸既而遭喪家吳中後議裏事卜者丹徒土厚水深
宅壙于茲吉莫大焉于是遷其柩櫬而安厝之君子
以謂得禮之宜也夫人之先潁川長社人父諱守成

以才力顯于時與故東上閤門使張昭易同給事晉
邸 太宗纂極擢東頭供奉官方見寵用不幸早卒
詔卹其家事故婚姻多通貴戚夫人生而警慧柔嫻
謙重出于天質非妯訓之所及見者皆竒之為之擇
名配久無可者于時內閣潁川公初擢進士第調嵐
州軍事推官以二尊高年思得淑人以佐膳饗聞夫
人在家之賢因以禮請遂合姓焉潁川公孝友清白
為朝廷偉人而夫人恭靜和順能成君子之志奉上
率下舉動有法周其族人曲盡情理無不得其歡心

者舅姑則曰順婦也姪婦則曰賢妣也六親則曰仁姑也有家七十年而中外無一間言前志所稱賢明辨通節義者夫人皆有焉潁川公諱某終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開國本望累贈某官三男伯曰紹孫太子中舍通判虔州仲曰繼孫國子博士立卒季曰維孫即朝請君也三女長婦于我先人翰林侍讀學士河陽府君實生小子某等以夫子官封河南郡太君次適故鄂州節度推官蘇珩幼適國子博士鄭几夫人享年八十九見其中外孫數十人康寧貴壽

考終官舍豈非寬仁厚德福報之所及耶銘曰元聖有言曰仁者壽夫人之賢天錫之祐寬裕惟德肅雍乃儀曰婦而順曰母而慈積是慶善宜其家室既享永年亦保終吉泉山故壙曲阿新邱土壤雖隔魂氣同遊卜人曰食來裔之利識以斯銘世々無敝

萬壽縣令張君夫人蘇氏墓誌銘

西出廣陵故城十三里所有大墓在蜀岡之南曰馮家原集賢張公之所宅也集賢之次子曰潁州萬壽縣令挺卿斯立祔其壙西南隅之康地堪輿家曰山

連兌乾水流丁未其前望京山諸山拱而揖之皆吉符也元豐八年春正月集賢之孫天長縣主簿充南京國子監教授康伯昆弟將葬其偏親彭城縣君錢夫人得吉卜矣又舉世母武功蘇氏之柩同用其月巳酉厝于斯立之右方幼子璋老從之蘇氏予長妹也我先人太尉公翰林府君晚得女以其秀且慧故特撫愛之始稚而孩巳能言漸誦章句少長而承禮義之訓又能秉筆為語詞及筭擇配且久乃以適亳州司法呂昌緒七七故相文穆公之孫也甫三年而

寡後四年獲歸斯立七七賢而有文章好孝不倦平居不刻苦奉養簡薄吾妹從其所好未嘗見于顏色又七年而斯立卒且葬矣乃歸寧太夫人河南郡太君日侍膳外則以未止自處不復接外事惟閉閣冥心誦佛書而已且親戚亦少有見其面者熙寧五年從予奉板輿守東陽二月十二日過桐廬漏港灘失舟吾妹年四十二與璋老暨予一子穎士同日而亡予侍太夫人悲泣之哀甚踰年還喪惟陽敢于開元佛舍又十三年始克同穴張氏三子長康直用斯立

之舅翰林錢公補蔭為祁社齋郎次康壽次康叔即
璋老也並相繼夭閼斯立遂無後而呂氏二子亦卒
二孫尚幼惟是窀穸之事皆教授洎其尊公前利州
路轉運判官通直君主之乃得如礼嗚呼可哀也哉
銘曰

長江之陽蜀岡西其音在商壙者宜為是斯立之世
墓嗚呼吾妹今從之

彭城縣君錢氏墓誌銘

元豐七年二月揚州天長縣主簿克南京國子監教

授張康伯昆弟既終其母彭城縣君錢氏之喪以尊
公前利州轉運判官通直君之命塋舉于江都縣東
興卿馮家原先塋之右域卜用明年正月巳酉襄事
吉出其叔舅右司郎中穆甫狀邀銘于所知予與張
氏世姻也而通家有舊故誅行載華得其詳焉夫人
系出錢塘以曾祖吳越國王諱侔始塋會稽子孫遂
占名數于彼祖諱易翰林學士累贈太尉考諱彥遠
起居舍人知諫院贈工部尚書母濟陽縣太君丁氏
故相晉公之孫女也初夫人之姑真寧縣太君既歸

張氏為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諱宗古之配不幸集賢
早世尚書念女兄之娶居故以夫人嫁許其中子升
卿公翊即通直君也將有行尚書誠之曰尔姑吾之
同產尔往事之如母而恭勤有加焉可也于時士大
夫家稱錢張之睦加于人一等矣夫人資素敏慧不
類常女其就傅也自垂髫迨笄總習組訓隸文史至
于筆札書計之事過目則善焉故二親奇而愛之其
執笄也每念衿禱之戒不以親貴自別酒醴饋食皆
有節適服勤左右幾二十年始卒無异故皇姑安而

稱之其主饋也內肅閨門外奉賓祭方其初官資薄
躬率節儉以周其乏無以慙者又為收郵族中孤女
教養賙給歸之士人：皆稱而孝其慈也其教子也
手繕經籍而授大義漸劇誘導至于成人故諸子游
場屋取世科荐舉學官台試中選皆逮見之時論以
為後必有顯于世者其治已也內恕而外通平生未
嘗有疾言大色始通直君職監司進擢甚寵一日坐
論事同其使者奪官罷免命下甚遽初無知者眾駭
異不知所由而夫人處之晏然惟趣左右办嚴即日

就道浮江湖崎嶇數千里還惟陽寓舍輯儲峙為久
安計與夫子絕甘分少如是五六年內外不謂其為
遷謫也夫人之材智明達大槩如此又以早失所怙
盡母于母氏常惋溫清不時惟其起居之間雖在千
里必泱旬一置郵書平安信反然后遑窺間或相遇
飲食已惟談內典論性理相頽怡然他日偶被重病
歸省餘杭以就醫診濟陽憂甚親為和湯餌同卧起
者累月夫人踧踖不自安乃強起潔誠精禱于浮曰
慕尔之軀死不足吝願念一旦先沒必貽親累願稍

稍延歲月以盡太夫人餘年則瞑目無憾矣已而果
有瘳後幾年得濟陽疾報即涕泣料家事一二飭誠
若治命然因閱曹溪壇經忽若有省悉召家人輩語
之曰是不堅体妄幻非寔家人輩竊怪其語不類未
幾訃至不敢遽白夫人曰吾母其往矣吾已發于夢
寐矣而若不以告何也及得書一慟而絕經昔方寤
徐曰吾從獲吾母游志願畢矣雖勉力成服而漿溢
遂絕于口中外之慰問者一切謝遣如是五日嗒然
而逝時四年二月初九日也嗚呼不櫻寵辱不怛物

化蓋志學之士有所不逮者而夫人履憂患不怵惕
在困約如平居推理明分亦達識之所能安也至若
愛親以存生聞喪而毀性此非智勇果敢之所能必
至然所以能至之者豈純孝真哀之感自與天均冥
會耶是必有辨之者故志言之夫子享年五十二彭
城之封從夫貴也子五人男子四長即康伯也次康
孫泰州司戶叅軍次康道康廣女子一適其弟之子
魯望張錢通婚蓋三世矣銘曰
美矣錢張古之潘楊載世姻睦婦順夫良彭城之賢

備有言德主饋執拜婦如是式既齊寵辱復善生死
昔以親存卒以親毀義盡毋夫墓從舅姑銘此懿行
貽于女裔

壽昌太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樞相文忠公諱堯叟之孫尚書都官郎
中諱師古之女尚書駕部郎中贈正議大夫畢公諱
從古之繼室也幼聰警知書史年二十歸畢氏正議
之祖文簡公景德初以德望相真正為時名臣門
風家範世載厥美夫人逮事其舅衛尉卿能盡孝敬

人有稱之夫人曰昔我祖姑楚國夫人之事其姑祝夫人也辨色而起侍立左右未食不敢嘗退倚戶後以聽命久之隱其壁以成迹而不知也吾未及此豈可以言孝乎治家嚴而有恩常勉其夫子以義而安于賤貧正議歎曰使吾無不足于小官者夫人之助也正議卒官壽春時諸子猶未冠家故貧置無所歸睢陽族人以書招之夫人荅曰吾夫平生未嘗有秋毫取于人今死未久豈以妻子諉族屬耶竟不肖往遂家淮圻躬視紡績以自給又教其子以經史文章

法書及近代名臣善言懿行以資其學久而不倦嘗病目不能視一旦有異僧叩門告以後日福壽之數且言諸子賴夫人以立小疾不足憂也未幾目果復明其後三子並舉進士登科仲衍被遇神宗稍任要職在官勤瘁擢起居郎以卒仲游朝奉郎集矣校理開封府推官判登聞鼓院餘皆有聞于時出入臺閣榮祿及親迭侍膝下流裔益廣皆如僧言于是人知畢氏之有母也始從夫封馮翊縣君後用子進德興壽昌二縣太君諸子既登朝贈其父官四品又請

以所遷官為母改郡封夫人曰汝必欲以此為孝當
先嫡夫人故諸子用其言封前母梅氏永嘉郡太君
而夫人之號未及改也元祐四年四月寢疾壬子終
于京師享年七十四子男六人曰仲連通直郎曰仲
容終臨邛主簿皆梅出也曰仲偃承議郎次即仲衍
仲游次仲愈宣德郎皆夫人所生女四人長適進士
孔宗堯次適直郎田輔卿次適通直郎李調次未有
行而卒孫男十二人曰受曰况曰舉曰完曰純曰亮
曰謇曰遜曰慧孫曰寀曰沂老曰彥完用起居遺奏

補太廟齋郎女十二人長嫁進士蘇象先_{七七}予之
長孫也諸子卜明年七月二十二日墓于鄭州管城
縣馬亭鄉廬邨以婚姻之好托銘于予嘗聞夫人六
七歲時從其祖母邨國宋太夫人入叅禁中章獻太
后見其姿貌異指而問之賜以茶茗仲衍元豐初預
檢討官制因奏事便殿 神宗皇帝謂曰聞卿母能
治家訓子今年幾何仲衍以實對上稱歎久之非夫
資稟夙茂行義素著則何以稚齒暮年動 二聖之
識賞惟其完壽康完福履子孫終養遺德不泯有由

然也銘曰

將相之世生此淑女公卿之家乃得賢婦敬萬尊章
義形夫子痛結未亡教勤以視果有令人振興舊門
登朝授職弟繼其昆視子之訓賢識母之訓生事死
葬禮時孝盡丞相之墓榮澤之陽夫人從之數世相
望

仁壽太君陳氏墓誌銘

元祐二年八月戊戌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知制
誥兼侍讀鄧公母夫人仁壽郡太君陳氏以疾終于

京師某坊之私第公以憂去位 丙宮軫惻翌日遣
中使就第吊問法賻外別賜上尊百壺白金一千五
百兩又詔所居州郡治公館窆其家朝廷所以周恤
逆臣有加于常數其恩禮至矣越十月某日公與季
弟主客郎中奉夫人之柩塗行泣血翼扶登舟泛汲
渠涉淮泗抵維揚權厝于某寺即其所為塗廬初卜
塋江西故里不食墨又卜丹陽乃食遂以明年七月
某日甲子遷神座窆于某縣某鄉里某山居西南水
流東北用姓氏之利也自初喪闕帷坐殯階序并輅

車涉遠道反幽宅至于復土無不如礼者君子以為
事親之義于是盡矣夫人世占建昌軍南城縣生而
警異父安士諱求母南昌萬氏奇其早成為擇良偶
久之同得郡鄧府君諱立萬孝有鄉行為士友推挹
遂以婦之府君方力行養志不厭寒苦以德義自信
于鄉里而夫人躬服節儉勤勞內治事姑章敬以順
接娣姒和以莊待宗戚仁以睦歲時之祭享不以菲
廢礼閭党之賓客不以貧缺供故得盡內外姻之歡
心以成良人之美志府君即世夫人年且少嘗有未

亡之嘆誓不他從服則蔬粗食則菜糲以詩書教子
以組訓，紉女傳保之事必親臨之比及成人有如宿
習長子元父好學多聞不幸早卒次日温伯即承旨
公也次日仲父隱德不仕省臺諸公前以逸民荐之
季曰義叔即主客公也儒雅有吏幹擢在清要昆弟
既登朝追贈府君為先祿大夫而夫人方在色養自
壽安縣太君再進郡封承旨公遭遇 神宗嘗為御
史中丞坐言事謫守臨川親知或為遠迤數千里必
貽親憂夫人聞之日言不用而去乃其職也即日趣

行無戚容其後昆弟同在朝廷禁林天臺相繼進
用鼎茵在前左右侍膳孫息環列怡如也士大夫
之士不逮親者莫不榮慕焉夫人年八十有二平居
強實飲食自若一得疾則語諸子曰吾病草矣我視
死生猶夢幻烏足為尔輩累乎其終也偃然若大
寐而無戚怛盖康寧壽考加之執德不怠其五福之
具者乎二女嫁朝散郎陳光道某郡進士黃珏七孫
曰景倩南安軍大庾尉早卒日之純之敏並承務郎
之劬承奉郎日某日某未仕皆少而有立能承世學

予與承旨公遊且二十年矣每登門聞太夫人起居
動止嚴而有裕成就門伐盖家訓致然今又克塋京
口與我隴同一郡內諸昆弟是為所居里人其義固
益親且厚矣因得紀夫人之行義以銘墓石抑嘗聞
善塋者言潤之土厚宜封殖其水深宜壙穴塋于此
者百世之固也夫人內行夙著諸子送終尽礼果得
吉土以寧神宅永錫尔類其在茲乎銘曰
婦德之茂孰先毋儀化由風始治以家齊緬筭君臣
著乎閨闈幅軸將相見于杼機維若仁壽好古知礼

閨門睦宗從隣訓子子以母美母以子貴濟世宜家
孝慈兩遂顯諸子名稱暴聞或出或處不違其親
青緇紫橐後弟前昆疏封奧郡終養高門彤史古職
具載言德我刊銘章納于幽室京江北流峴山東直
棗海或遷音徽無數

福清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諱池安贊善大夫知循州諱莊之女寧國
軍節度推官福清王君諱碩之妻其先世占籍光州
固始唐季辟地徙閩今為羅源人贊善君信厚長者

者遠財好義又有文稱擢祥符元年第後調池州青
陽尉實生夫人故以州命名母福清縣君范氏獨一
女二親無所分其愛故撫育尤至自稚而笄姆傳勤
誨有以成其謹飭之性焉既擇嘉配乃歸王氏夫才
婦順遂宜厥家事姑能適其志周旋族屬上下皆得
其歡心節推君困于州縣夫人数寓他州躬服勞苦
先之以儉約親戚有以貧來告者隨家之所有必賑
之至奩珥無存者亦不以累意也嚮閨門訓子姪如
其家法故子姪承其教皆有學藝以至于成立為享

年六十一以熙寧八年六月丙辰終于丹陽仲子之
官舍後二年春二月丙辰葬湖州烏程縣九元鄉西
美邨帆檣山之南原節推君先六年卒既葬矣至是
合附焉禮也子男三人長伯夔舉進士次仲龍潤州
丹陽尉幼季稷早卒女八人適長春令林開徐州司
司法叅軍朱炳進士楊價彭璉餘杭尉陳公佐進士
劉績邵旦吳勳初夫人常以贊善居喪久不得葬為
憂追病且草語不及他事惟以此屬家人曰我自為
家婦無一不足者獨二親旅殯數十年畢生之痛無

甚于此若輩能為我擇日月以禮襄事吾瞑目無憾
矣諸孤泣血奉其遺戒嗚呼夫人有子矣若節推君
之治行則有侍御蔣君賴叔之誌在焉此独序夫人
之大略云銘曰

幽閑貞靜女子之行和柔孝慈是謂姆師婉彼夫人
亦允蹈之既明且智彤史之貽閨門雍、姑嚴婦恭
夫榮厥緒子紹其宗胡不壽考遷絕音容帆檣之葬
良人是從

蘓魏公文集卷六十二

蘓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行狀

朝請大夫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行狀

公諱朴字夢得其系出于富春蓋吳將武林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始徙富春籍于長安在唐宣武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杜悛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

太山重樓以貯書日

延四方豪彥講學其間于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
尔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數高曾以來歷五代
喪亂晦遁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贏畜清
白之範其來益遠矣公初名寔字某生五歲學為詩
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々傳于人口未冠作祥符
宮賦五千餘言成都尹陵策聞其美才召至府與語
甚竒之將荐于朝以其年少而止其後累從進士乃
更令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拔擢科一命大理評事通
判絳州軍州事初次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公獨

異嘗謂曰尔器韵沉遠後當顯赫于時但成名差晚
吾不得一見為恨耳至是太師已薨謝而公每因拜
官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養明道初恭謝推恩改
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院進太常丞直集賢院監
左藏金銀絲棉疋帛庫以祀國太夫人喪去公在眉
山為大族中外戚屬以百數而貧無依者又衆聞公
歸皆來取給公竭資以贖其費又為之娶婦嫁女者
數家服終遂臺判尚書祠部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
衣銀魚居歲餘府胥馮士元以姦賊敗窮治甚急事

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公無分毫
絀累由是清慎之譽聞于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
三司開封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曆
二年二月召試中書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
紫服判登聞揀院權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兼判尚
書刑部出疆為賀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
妄舉動言語與虜人接有問乃答虜人尤加禮奉且
謂人曰孫公真恬靜萬望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
糾察在京刑獄五月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權判尚書都省磨勘諸道轉運使提點
刑獄課績充宗正寺修玉牒宮六年春權知貢舉再
遷尚書禮部郎中遭所生母崇國太夫人憂援近例
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除召還復舊位提舉在京
諸庫務皇祐二年以大亨明堂恩轉吏部明年兼侍
讀學士權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
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
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是官公即日手疏自訟
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庶讓者少以善求事為

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授給者者謂之有議論
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
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仁宗深察其言詔趣赴臺
親事尋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兼事局恐于
言責不得專詔如其請仍著為永式再加給事中公
踐兩禁十二年敷陳得失天下利害事非所職者未
嘗建言亦不與人談議或謂其循默公曰事有分齊
豈可越職橫說及為中丞每聞朝廷有措置未合理
者與人言有不厭者及羣臣爭之未見聽者皆即時

拜疏或請間言上再三開陳得請而後已人由是知
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守忠以在事累
久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
使為將領剽任專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系非
中官所得濫其任曩 太宗世王繼恩平劍南有大
功當時論賞止于進順州防禦使別立宣政之號以
寵之况守忠無繼恩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為四
方非侮則國威沮矣朝廷卒為之追改成命至和元
年春貴妃張氏薨 仁宗傷悼即日追冊為皇后賜

謚曰溫成且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体大宜命
近輔與礼官參講然后施行不當虧紊典礼又合諸
言事者共爭章至十餘上輒留中不報他日率同列
進見帝不為頷遂列拜于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
之帝乃語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旨益甚左右
股栗有欲仆地者公疑立不攝帝亦為之改容而遣
之當時雖不盡用公等議然其後罷立忌去廟樂改
園陵使為監護事車駕幸奉先寺不入廟致奠皆公
啓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徒女使死移開封檢視有

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管殺之事以聞上詔近侍置獄
推勘追取証左皆不至既而趣上案遂罷獄公十上
疏論其悖謬曰大臣垂救女使事至微未然而詔獄
廢置皆用執中之此于国体大有所損何則執中要
行在朝廷雖近侍之臣亦須遣去案問執中要罷則
本家僕妾之類不容畧行追取挾恩怙權取必于上
此而可恕則孰有不可容者司徒卒緣是罷政事而
公亦連上章求解臺秩出補外郡優拜翰林學士承
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礼儀都省兼提舉醴

泉親公事又遷尚書禮部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玉牒
公在臺滿二歲凡言朝廷天下事章數十上大指以
持綱紀厚風俗辨人才寬民力為先急未嘗搜抉人
之隱患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古渭
州不可復置以失信于戎狄而啟其窺覷之心凡邊
防疆場之事當令兩府通議之定然後奏稟施行無
令舊相守邊恐事體太重則者戎致猜藩方無得辟
通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宜預擇兵官則緩
急有警可用近邊土兵可因舊名而稍增其數則幹

強而枝附此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著為令其
餘或行或否或密疏不傳者不可悉知也其論人物
若云楊畋有文武幹州郡不足見其材宜擢近職置
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昱之清方有器識
心計絕人宜召對便殿詢以時政得失及財用利必
有補于朝廷胡瑗孫復博通經術可任以講勸之職
趙瑜劉貽孫世授兵法可委以邊防之寄盧士宏知
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心或幹
敏能捍大患宜俱陞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庶吏知勸

而才臣思効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葛閱輩
皆以纖芥之累久妨進用失柔過獎善之義望與滯
滯任用則清時無遺賢之謂是數人者不久朝廷擢
任幾盡時論咸稱其器識為三年春 仁宗暴得風
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開者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亦不
得進見但通名于內東門叅候起居止于中使宣諭
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莫測其端公時為近臣班
首因率同列就就幕幄中見宰相曰主上違裕臣子
當朝夕省問今大臣隔絕不得見是上之安否虛實

未可知也事系宗社諸公不得坐以待命宰相即用
公言叩閣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情稍安未幾
詔兩禁雜議權磁湖鉄冶事議罷奏豪已具而司諫
吳及監察沈起重取更定數字同列意二人者有所
挾即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名于公曰二人者
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誼乎及起卒
坐是出補外官後帝聞公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
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為館伴
使先是宗真之使來叙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贊御容

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未報聘而宗真殂歿新主復遣泛使來請朝論以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遷至中書白曰國家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聖容既許而不與其失在我不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靈夷狄厭詛不道耳公曰此特巫師女子之說非所以折衝消難者也况聖人應期運條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予至于三四極于十數朝廷度能拒之乎其後以使

者再至乃予之如公之議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礼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擇其合于義理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輒有更異初 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所詔于景靈宮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于廟詔并下礼官公與僚屬同執非是而獻議曰先朝建立神御殿已是非礼然由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為后妃而而置之其于失礼尤甚倘 陛下追念郭氏殂謝况已追復位

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未決然卒罷神御不建四年詔將用十月祫享于太廟羣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先時每遇禘祫于升太室蓋有司攝事失于尋討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草正又引唐郊祀錄續曲臺禮為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慈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有別祀事乎又曰祭從先祖后廟合食自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輕有更改況天子甫欲齋戒因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時論者紛然諸博士亦是上言者中旨公用等奏為定合食如舊明年日蝕正月朔旦詔公禱祠于太社公舉春秋經傳文止用幣而去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宰稱其得禮公久在禁近主春日厚每燕見有所問必端簡而前曰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卜年之慶者惟競恪可以對上穹惟勤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帝切于求治嘗問前代之所以治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謂治亂之由惟他故惟在用人而已得其人則

治失其人則然。亂從古然也。帝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用，然而治不及古，何也？公曰：有矣，而不用。與夫同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惟明主留意，則賢無不用，而世無不治也。帝曰：今之矣，而未用之，而未盡其才者，謂誰乎？公曰：知臣莫若君，此必上簡天心，非下臣所敢私論。但願陛下不以一事不效而遽去之，則賢才無不為陛下用矣。帝再三嘉納之。是後數進退大臣，復用宿名，重望已更任使者，大厭羣議。帝由此益器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程延州戡用臺官。

言罷樞副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思得舊人，之久職者，既而語及公，欲即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脩樞密院時政。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竇舜卿以定彭氏蠻事，朝廷嘉其能，議遷一官。公曰：唐開元中，所以號太平者，以不賞邊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擢，無所不可。若用蠻事遷官，誠恐邊臣生事于夷狄，以希恩賞。自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止。降詔獎諭之上書者，請嶠外增置土軍為南寇備。公曰：苟取其知山川鄉

導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數徒糜廩庾費其實
不足以待敵前日智高之亂成功者乃陝西騎兵耳
南軍何預焉卒仍舊不復增置公為樞密不盡八月
以本官叅知政事同脩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
秘閣公事同譯經潤文一日政府集所議擢李叅為
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力困敝
久矣宜得敦厚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寬
民保衆苟急于趨办應猝之才則誅歛倍克無所不
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格明年御史竄公

過失不當久在政事章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
名盍自辨于上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念平生不
欲攻人之短今幸得備執政不能敦厚風俗宜有愧
矣而反欲與新進士競口舌于上前耶况知我者君
此曹其能濟我乎遂疏求罷帝益嘉之超拜視文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
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讀羣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
掠去不解公以為不然每至其處必再至敷衍且曰
蘇事所以書之于簡策者示來代之明戒也苟臨文

避諱則書傳載之何用自是遂盡讀無避明年夏令
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二年以太子少傅致仕于
是公年方六十九將還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老
而傳人或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近于
矯時乎公曰強力而仕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
矣必年至而后去乎遂連上表得請以其年十一月
初六日薨于某坊之私第上聞訃為之罷朝垂拱一
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賻之外再遣中使賜黃金百兩
以卹其家恩錄其子孫洎異姓若干人公為人內方

外溫動由至誠不意矯飭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
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強力之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
莫亦不苟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事則毅然自信
不為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當至中書白事係鞅登
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悅且責所吏不以告
公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况某以公事來
若有私禱則是恭下願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為
中丞司徒復冠台宰每裁奪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
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章臣示執政中使

之凡事須衆論復孰然後奏白行下司徒見章益不
喜一日賜燕都亭驛坐席俯相近酒間司徒微語公
曰觀中丞日近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
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幸無丞相侵也公
俛首不答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未
幾會詔獄起平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謚博
士以其當國日奉行貴妃冊禮及不能正溫成贈葬
事請謚榮靈公曰司徒端方剛勁素聞于時自為小
官已有建儲預政之策作相雖無蹇諤之譽然其至

公不鄙亦近世少及加以惡名誠為太過謚曰恭可
也博士又曰謚者節一惠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
之過顯雖疇昔之善不能掩也公曰不然程丞相園
武后臨朝事以說章獻此豈不獻耶而不失美謚司
徒有事是乎或曰公昔日屢疏其短今而誅其善何
前後之不類也公曰宰相越法乎予為中丞言之職
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謚之當以至公豈可挾一時
之事而廢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後請于朝
覆議者數四卒以公言為定其持心平恕如此臨事

周慎謙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問
訊有非時至者輒藏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于我自
度不能副其情不若勿發之完也亦不妄與人絨牘
或必須為之無高下親疎皆手書親覽雖疾病亦不
假請于人書牀端楷嘗謂章草近于輕倨故不為也
非公事稀歷權要之門至于儕輩往還亦有時故在
朝相與親者無幾人一受人之知造次不忘于心初
聞吏部張文孝公薨哭之終日不已子弟輩疑而問
之荅曰吾自立朝未嘗有相推引者惟張公拜觀文

學士曰表我自代此知我者也今其亡矣故至于傷
慟耳于相知猶爾于朝廷可知也性尚清簡自少惟
讀書為文餘無他好嗜音律碁射書画之類無一畝
心者晚年亦稀復佔畢文章論議則平昔所學皆自
足用其所接賓客惟儒生士人其外技藝緇褐卜祝
輩無一及門者居無事時獨坐一室移晷不出妻子
亦罕見其面尤惡談人是非有來言毀譽者則荅以
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後宜禮而遠之慎不可
聽其言也接人至簡約不事屑礼或時供具酒不過

七行家人以為不可公曰古人三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不善治生產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桑祭外則以均贍宗旧故家無餘貲室無玩好京城無善邸第後房無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宛若寒素或勉以為子孫計者公曰吾為子孫豈不耶足幼而教之詩書長而任以爵祿若而曹但能忠于君孝于親義于宗族廉于公家不為姦欺儉險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矣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賓客談藥修餌之術不復語他家事其風

尚可見矣公累階朝散大夫勳至柱國封爵為樂安郡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闕畧細故務全軀要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辭其言至質畧而意主切當奏對語直而寔故人主以朴厚目之此以頗見信納前後八被詔慮囚徒開引情實白于上前有自殊死而得未減者多矣平生喜荐士得人最多其荐御史得今中丞唐公天章吳公皆一時之傑自餘顯言密啓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刻摘章句于訓辭尤為

得軀慶曆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召至闕諫官
連疏其短追寢息命移判毫社到賊上表自辨付學
士答詔諸學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弭
諂言莫如盡忠勤之語諸公伏其切于事情而英公
銜之尤深至詔所親曰予與孫公素無嫌又批章見
詆如此公聞之亦不以為悔其他大手筆則有升祔
猷懿二后赦文初進藁仁宗讀之至為天下母育天
下君不迨九重之承顏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
追慕增深為之歔歎祿嘆者累日又奉詔撰寇萊公

旌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叙事明日氣格渾厚自成
一家之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太原王氏封
某郡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姉皆適土豪生子者又相
聘娶公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而三家者始來求
昏公亦不拒又為之保任其子及孫入仕者數人于
是鄉人益稱其長者少孤兄弟羣處惇睦尤至他日
析居公盡推美田宅與諸兄惟取其薄惡者日數口
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宗祀矣與朋友交得喪休
戚一以均之初舉進士時善厚屬郡宋輔洎拔州解

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興公六旬止為診醫
藥過浹旬輔曰試日甫近子當急往毋以我為累也
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
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並擢第此又見其內行之
有素宜乎爵茂而寵優也子男子四長曰珏國子博
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早亡次詰次林益太常寺太祝
女子四長適戎州贊道縣尉蒲猷卿早亡次適太中
舍彭敏行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白謙次適太常寺
太祝宋奉國孫男子七人五為京司及試銜官二未

仕女子五人二已出適三幼男子皆謹厚能守家法
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也某獲游公之門有
年數矣又嘗辱稱荐于朝以恩舊故熟聞公之緒言
美行今又得其孤所錄遺事甚備謹細次始末直言
以上有司謹狀

先緒成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匱臧南學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